

# 記憶中的 無邪的香港

專訪《裸「言泳」無邪》導演譚孔文

訪：林蔚耀、陳芊憶  
文：林蔚耀

藝文音  
As Artistic As You 07

浪人劇場不打算將《香港三部曲》的情節原封不動搬上舞台，不打算照讀陳冠中的文字，亦沒有為當下的香港寫第四部曲的野心。那譚孔文（浪人劇場藝術總監）想透過《裸「言泳」無邪》做什麼？「我想看的是人，是那個年代的人生活的質感，」譚孔文說：「雖然陳冠中有以小見大的意圖，背後亦有一套嚴謹的大論述，但他確是由小人物切入。對我而言，我關心當中的人物多於背後的大論述。」對港人的論述，看書可能理解更得透徹，劇場應當肩負別的功能：「那套論述是殼，如何表現當中裝載的人，才是我所關心的。」

## 沙灘上的宋家驄

譚孔文成長於移民潮的年代，目睹一批批港人趕在內地接管前移民。「這些人是否真的關心自己生活的地方？三十年過去，那代人否為這一代爭取到什麼？都是一個問號。」《香》由三則短篇小說構成，用呂大樂的分法，主角大致都是第二代香港人——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香港人，而第二部——〈什麼都沒有發生〉——中的張得志，大概也會是在譚面前拉著行李箱走過的其中一人。「我很想知道他們在想什麼，」譚說，這是他改編《香》的出發點——我們，今天活在第二代的背影中，了解他們那一代，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點啟示。



說起《香港三部曲》，大部份會想起《住》中為自己的無賴而自豪的張得志；也有人會想起《金都菜餐廳》中徒勞救亡的張言，但對得志來說，最深刻的卻是《太陽背的夢》。《去》以經濟起飛的香港為背景，寫出身家底、卻背叛了主流價值的主角宋家聰——他駕車，高燒撞向大樹，死了。在生的這位朋友，則完全投入主流價值，對以往的反叛一笑置之。「宋家聰象徵了一代人嚮往而未有的理想生活狀態，」譚孔文借用朗天的說法：「但那個年代的人選擇了這部的人格殺死，如陳冠中把宋家聰寫死，以宋家聰朋友的方式繼續生活。」那麼，對於殺死了宋家聰而留下的人格而言，這虛構中的虛構，而又與比實在的，「只是一個沙灘」的沙灘，有著怎樣的意義？或許這就是《裸》的起點。

### 沙灘上的張得志

《裸》故事的開端，在一個充滿危機、壓力的環境中，角色為了躲避現實，想像了另一個世界、另一個世界中，二十六歲、非常喜歡小說《太陽背的夢》的沈家聰，一直在這個所有事物都異化了的沙灘，追尋他父親的故事；而在他的追尋中，又產生出另一個世界，張得志的世界；而張得志，正是導致當世界充滿危機、壓力的主要原因。這個虛境，不也是當下一代所面對的困境嗎？

間，基於同情而生的顛倒。《香》、《裸》恰如一根鐵線，在同一維度向兩個方向展開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，《香港三部曲》的故事時間，前者的幅度不斷收緊，二十年、十年，最後凝結於金都菜餐廳永遠不能完成的救亡之中，《裸》的主角就是在這個不能完成的救亡中離去，然後不斷回溯，其目的，與其說是追究張得志的責任，不如說是一種接近父親與長大成人兒子之

譚孔文說，他希望保留陳冠中文字中的「經」——他的幽默、不留情面的嘲諷——在舞台上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，「實際上必然是沉重的，但我們在表現上，會嘗試輕盈地表達。這種『經』是建基於『重』。」譚如此強調。我立刻想起，《去》的主角宋家聰，學懂了很多東西，但他卻希望忘記一切，除了海水，一個富二代在海水裡游泳，何其「輕」，但這其實是不得不做的選擇——他明白，只要他表現得有朝氣，就會算賬久與社會的經濟舞臺中，於是不得不把所有他「學到」都丟過去，去選擇一種「輕」的生活，這樣的虛境「輕」嗎？

### 小結

浪人劇場的製作，都是對香港文學作品的改編，這是因為浪人劇場視香港文學為「經」嗎？編劇問，「只是作為讀者，我很喜歡香港的文學作品，但這也與意象有關，」譚回答說，「外國的作品，你或者會知道它的故事，但你未必知道它生活的底蘊，為何會這樣寫這件事。」他舉了劉以芒的《對開》為例，「因為我小時候可能就見過當中的事，不過是在何角色而已！你總知作家從哪裡會知道這些事，你知道你從感戴的是什麼，我覺得，這樣（用香港文學改編）更容易提取到作品中重要的意象，放上舞台；就我個人而言，亦較能呼應我的生命。」他更笑說，要在舞台上就某意象擺一個實物，在香港高內的也易找一點，「而它就在台上的實在感，那種質感，是騙不了人的。」



### 沙灘上的陳冠中

譚孔文說，《裸》是圍繞一個意象而建構的：「在我改編的時候，有一個直覺——覺得整個戲是在沙灘上發生的，」譚在創作《裸》時，雖受到後現代劇場巨擘，Image Theatre (中譯「意象劇場」)的Robert Wilson影響(他曾想將《裸》命名為「沙灘上的陳冠中」)，但他也強調，在他的劇場中，「意象」並不止於image：「是運為『內在』的，我會用一個術語叫『心象』。」譚引用去年練乙錚對「動山畫幅」的論述來闡述他心中的「意象」：「掛畫的一刻，對我而言，很震撼。」這幅圖像，是對藝術文化象徵的刷新，象徵了新一代的行動方式、乃至背後的精神，「當發生了，就洗不去了。」它完美地激發了你心中的震撼，亦成為每日每夜提醒你的一道呼喊，「那個意象，比你寫再多文章都還有力。在舞台上，我喜歡建立這些意象。」而「沙灘」，就是三部曲的共同心象。《裸》雖然未有敘述故事性，但主要還是著力於建構此意象。為此，譚放棄了以往在舞台上排貼原著文字的方式，改而訴諸直觀——視覺、聽覺，用詭異的音樂、與角色性別相違的連角，都是為了令觀眾不只視眼前的事物為對現實世界的客觀描摹，而是對三部曲的共有心象的提攜。

